

第六十四回

荆棘嶺悟能努力

木仙庵三藏談詩

(1) 老猪发奋

孙悟空他们为祭赛国解除忧难之后，为了表达谢意，国王一定要赠送金银财宝作为答谢。当然了，唐僧师徒式坚决不干的。唐僧师徒只是接受了人家给的衣物、干粮。这种小的细节，小说中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提及。“

国王摆銮驾，送唐僧师徒，赐金玉酬答，师徒们坚辞，一毫不受。”“话表祭赛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擒怪之恩。所赠金玉，分毫不受。”这说明了什么呢，无非是让我等读者们，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，修行人是不可接受钱财馈赠的。连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钱财都不接受的话，那么，和尚化缘募资修建寺庙，对于佛教来说，也属于“非法集资”的。有僧众募集砖瓦木材、或自己动手，慢慢的修建寺庙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像祭赛国这样官府出资修建寺庙、也无不可。金光寺长期接受官府供养，白吃白喝，实属不该。

问题是，为何出家人，有些人，会接受供养、喜欢受人追捧的感受呢？无疑，是不肯吃苦、爱慕虚荣的观念所驱使。爱慕虚荣的

人，就跟在金光笼罩下的祭赛国金光寺的和尚们一样，纵然金光罩身，也没有一丁点的长进。

金光是无形的虚荣，似乎虚无缥缈。可是荆棘，绵延千里之遥的山岭上的荆棘，就不是无形的了。在粗浅的层面上，会认为虚荣是虚的，顶多是一种情感，没有现实中的麻烦。当你继续走下去，深行下去，就会跟唐僧一样，赫然看到，这些虚荣的观念，就是这漫山遍野、无边无际、你触碰不得的荆棘。

不但触碰不得，对于玄奘师傅来说，这些荆棘，已是他无力面对的死局了。要不是猪八戒先生、兴致勃勃的替他搂草耙刺，他自

己，已经胆怯。老猪表示可以包过。三藏表示不能相信：“你虽有力，长远难熬。却不知有多少远近，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！”老孙表示这荆棘丛有千里之遥，三藏表示惊慌失措：“怎生是好？”后来发现烧荒也不是办法的时候，三藏道：“这般怎生得度？”

不是没办法，是他不想碰。

因为，这荆棘，是他多年培养、钟爱有加的各种思想观念之成就呢，尤其是那些虚荣和美好梦想的蔓延生长。

来，先瞧瞧这大海一般宽广的荆棘丛吧。在孙悟空的眼里，这荆棘：

匝地远天，凝烟带雨。夹道柔茵乱，漫山翠盖张。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遥望不知何所尽，近观一似绿云茫。蒙蒙茸茸，郁郁苍苍。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薜萝缠古树，藤葛绕垂杨。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。有处花开真布锦，无端卉发远生香。为人谁不遭荆棘，那见西方荆棘长！

这里的荆棘丛，不但浩瀚似海、汪洋星汉的样子，中间可是夹杂分布着松柏柳桑、梅兰竹菊的，并且还有参天古树、如锦鲜花。你可以说荆棘都是无益废柴，这里面的松柏梅兰之属，就不能说是没用的东西了吧？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或赋或比或兴，每每

可见以这些植物来比喻君子品性的传说与诗章。人性中的优点和高岸，和自然界中的这些事物，意象相同，彼此映照，让人类那看不见的属性，有了肉眼可见肉身可触的形状和构造。岁寒三友松竹梅，你无论寒暑如何变幻，时局和人心动与不动，它就在那里。伴随着静默的大地山川，斗转星移，它始终按着自己的节奏，兀自生息。决然不会如飞机一样，开着开着，就不知道哪里去了。也不会如你的誓言那般，说着说着，就化作飞尘没了。

知道玄奘为何心中难舍了吧。他的心里面，保留着若干美好的人世间的品性呢。那是昔日的梦想和尊严哩，也是今日他与三个徒弟之间很大的一个分别：彬彬有礼、气节高

傲。

可是，在孙悟空的眼里，这些松柏花卉，藤萝古树，都只是荆棘。在猪八戒的眼里也是，在沙和尚的眼里也是。

玄奘的意识里面，一直有着一个高大的士大夫形象，他按照这个形象去为人处世，还按照这个形象去修饰自己。在走上西天道路之前，或许，这个形象的确是玄奘符合的。可是，读者们都知道，自打玄奘走上西天路，每每他的表现，与这个形象背道而驰。

背道而驰，那并不表明玄奘真的就脆弱不堪了。那是因为修行就是不断的面对愈加强力的冲击和压力。一路上，尽管表面上经常做

不到，这并不妨碍玄奘构建自己的理想人格概念。而且，在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三个乡巴佬的对比之下，玄奘的君子士大夫人格，往往愈加显得“伟岸”。这种对比，尤其是在沿途中各地的村也居民、君王将相的吃惊和叹息之下，是不是，也强化了玄奘的内心自我形象呢？

玄奘自我体系里面的荆棘，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？我们看一下状况。三藏道：“这般怎生得度？”八戒笑道：“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”然后猪八戒就大展神通，一口气耙开了百余里的荆棘。然后，然后就看见一块空地，空地路上有一通石碣，上书三个大字“荆棘岭”。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，乃“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”

嗯，问题出现了。

实际上问题早就出现了。

早在他们面对这条长岭的时候，岭顶上是路，到了岭上，荆棘棘针下面仍然有道路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曾经这是有人行走的路。到了荆棘岭界碑这里，碑文标注很清楚的说，这里的核心地带，自古以来就有八百里。并且，虽然荆棘蔓延，虽然几乎没人走过，实际上，依然有人穿越荆棘走过去。

可是，如果少有人走，就算他们全都有八戒般的神通拨开荆棘走过去。就碰他们几个人的几双脚丫，也留不下路痕。怎么回事？我

们再看看碑文标注，说得明白，古来有路。啊，原来，这里的路径，是天然的。当然，人身内各种神奇的路途，都是天然在的。是人们自己把他们给堵塞埋没了。

这披荆斩棘一百多里了，才出现了荆棘岭地界的石碑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当下的荆棘，比之前蔓延了百十里。

如果荆棘蔓延，应该是两头蔓延的。孙悟空看到的千里长度。扣除两端的百十里，也基本就正好是八百里。

那四根木头的木仙庵在哪里？应在荆棘岭西边界处，或西边界之外。那几根木头呢，也不在荆棘岭的荆棘丛之内。

第六十四回（2）隐秘梦境

从荆棘岭的界碑位置和铭文可知，玄奘自我体系里面的荆棘，古已有之。只是荆棘们的精神支柱，却是表示气节节操的梅兰竹菊等。作为一个人，拥有高尚的气节不是好事吗？为什么它们成为了荆棘的靠山了呢？

当然了，作为一个尘世间的人，正直贞秀、崇尚天然性情、喜好清幽脱尘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正人君子了。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，正是推崇这类品质的。能做一个君子、以君子的品性来要求自己，无疑是人世间的大好人了。且不说人类，就说这松柏桧竹枫杏梅桂几根木头，即是因为坚守了若干君子之道，而汇聚了灵气、成了精。

实际上，这是玄奘信念中，那些木头一样的品性，由于误解了直、空、虚、节、柔等，成了精。怎么误解了？从这几根木头的名字和诗词上，就可看出名堂来。孤直，自然是把直陷于孤绝之地的极端。凌空，把放空信念错当成了自断根基的空中楼阁一样。拂云一味求静，陷入死寂。劲节崇尚贞秀，流于淤滞。当然了，它们不是真的为了永脱轮回而修道，它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美好的人生愿望而希望长生。换句话说，它们渴望长生，是因为长生之后，能永远享受它们的君子气节所带来的荣誉感、自我肯定的满足感。这几个家伙，诗词里面，满满的都在表达着它们的这种情趣。

为何说它们不是为了真正修道？你看那劲节它玄奘掳来，嘴上的理由是“因风清月霁之宵，特请你来会友谈诗，消遣情怀故耳。”一句话，抓你来唠嗑。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一句话，想看看你真本事。而且还表明，等聊够了之后“待天晓自当远送过岭”。可是后来忽然冒出来一个杏仙，这四个家伙眼见那杏仙对唐僧有意，就又开始语言撮合淹留，希望唐僧娶亲还俗过日子去，再不提送人走路。你想听禅机，却对唐僧表达的禅机嗤之以鼻，只对唐僧的才情赞不绝口。你想来消遣情怀，却转眼就要唐僧放弃、毁掉他的修行。

这说明什么？当然是说明了，它们对修道本

身，充满误解，不是为了真正修道而修道。它们的修道，只是围绕自己的高尚情操，钟爱有加，日益磨练，把人世间的性情的陶冶，当作了了修道。并且，一旦遇到合适人选，它们的美梦，还包含着郎才女貌、百年好合呢。

嘿，这，不正是唐僧一直萦绕于心的才子佳人梦嘛。

就是么孙悟空他们三个，脑袋里完全就没有才子佳人这根弦儿，要是敢对他们三兄弟谈情调谈诗歌、谈人生谈理想，保证是对牛弹琴。正是因为这是只有玄奘才拥有的独特执著，所以才发生了他独自面对的局面。

唐僧他们是在哪里看见的古庙？是在荆棘丛界碑后又深入一日一夜的地段。这一日一夜大概多远？猪八戒开路，一日行有百十里。那么后面这一日一夜，大概也有二百里，二百三四十里的样子吧？荒废的古庙，在荆棘岭深处。古庙周围，却恰好是一段没有荆棘的空地。

这个古庙，是什么时候、谁在这里建的？又有谁曾经在这里修行？又是什么原因，荒废在这里，并且，竟然，淹没在荆棘丛中？

可是，你静下心来想想，这意象，跟玄奘的心态状况，好吻合啊。古庙是他的初心，坚心修行。上千里的梅兰竹菊，是他尘世中的情

操。密缠绕的荆棘，是从情操中滋生出来的
纠结杂念、与对情操的自我保护。结果是，
最终，荆棘保护着人世间的情操、也淹没他
的世界，虽然他本心的周围，荆棘不展，可
是他，早已是无力前行。纵然荆棘拦路，也
不想失去荆棘的保护。

于是乎，在他自己掩盖和自我保护的意识
下，竟然发生了咄咄怪事。

什么怪事？那本领低下的老木头，竟然能当
着孙悟空的面，把玄奘给掳走。不但毫无痕
迹的掳走他的人，而且还跟那个红小鬼，一
起把他给抬着飞了七八百里。要知道，唐僧
还是尘世中的人、还是肉身，连孙悟空都不
能把他给拖离地面，红孩儿也只能是拎着他

拖地而行。这两根木头，却能把他给抬走飞去了。这这这，无法解释嘛。

第六十四回（3）吸引力法则

过于文艺的人，在有的关卡上，是过不去的。像玄奘这样，因为对于荆棘般的杂碎观念、和风雅、坚贞、正直等等优良品性，是混淆不清的。

为此，孔子早有诸多睿见的区分。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“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说话花言巧语动听入心，善于察言观色、俯首帖耳讨巧人的，基本不会是好人的。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“乡愿，德之贼也。”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

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文艺青年们，早就忘记了，真正的文艺，内质乃是直面自己内心、坚守正道的大无畏精神。就像修道，有人避世修行、有人远离城市，有人就以为，这是弱者的选择，孤傲极端的偏激行为。人世间的斯文，也被阴阳反背地演绎成了阴柔怪气。或者是，把阴柔怪气当作了斯文。可是你看看孔子本人，人家是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

这些荆棘“匝地远天，凝烟带雨。夹道柔茵乱，漫山翠盖张。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遥望不知何所尽，近观一似绿云茫。蒙蒙茸茸，郁郁苍苍。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，多梅多

柳更多桑。薛萝缠古树，藤葛绕垂杨。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。”漫山夹道，密密搓搓，攀攀扯扯，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，不知所尽。啧啧，简直就是杀马特少年们那惊爆眼球、让人崩溃的发型。

而这时候，必当是老猪他们的生猛混不吝的糙劲儿，正好是文艺藤萝克星。面对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杂乱思绪和小资情调，还是八戒清醒：“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”来到荆棘岭界碑，看见那行小字“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”八戒豪迈的笑了，就你这点烂东西，还敢来拦咱？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：“自今八戒能开破，直透西方路尽

平！”

拦老猪是拦不住的，对孙悟空和沙和尚来说，这荆棘也跟杂草差不了多少。于是，故事的情节就必须转了，让玄奘直面自己的内心。于是就出现了古庙，以及早就躲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木头文妖。

这古庙，庙门之外，有松柏凝青，桃梅斗丽。台阶之上，有绿芜覆盖。庭院之内，有竹摇青珮，墙头之上，有野蔓萦绕。那鸟儿，悲啼如诉。让老孙，直叫凶多吉少。然后，那两个树精就在孙悟空举棍打来的当儿，把玄奘给抢走了。实际上，一直到最

后，这几个树精，连跟孙悟空他们三兄弟交手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灭了。这样的本领，还能当着孙悟空他们的面儿抢走人。速度之快，简直是超过全副武装的职业抢尸大军。

实际上，之所以能抢走唐僧，小说的下一回有答案。暂且不研究怎么能把唐僧抢走。咱们看，为什么让他可以被抢走。抢走了，这荆棘岭的大关可不是就等于过了半截儿，便半途而废了吗？不是废了，而是猪八戒的勇猛，促使他面见自己的初心。既然初心已现，那就直击内心的考验吧。让他跟内心变异的品性节操，直接交锋。

交锋不是打仗，却是最钻他心的文艺范儿，来跟他刀锋相见。怎么刀锋相见？吟

诗！你想不到这种奇特的方式吧？

是实际上，修行人才是真勇猛的。在过去，他们远离尘世，进入深山，外人以为清静，实际上是钻进了自己体系内的妖魔窝，与妖魔正面直击，运金刚智、行善无畏。

修行人不会自己去找妖魔。却是只要你心念有动，便会有妖魔应化而来。如这树精四操与杏仙。老木头说：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“圣僧勿虑。我等也是千载奇逢。”小木头说：“我听说有佳客在此会诗应酬，特来相访。敢求一见。”

实际上，玄奘是一开始开腔吟诗，就是入局

了。后来见人家石屋环境优美，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，更是心花怒放，得意开怀，忍不住裂开嘴巴笑哩。你看他在乐极中念叨的一句是什么？“禅心似月迥无尘。”就在这种深度入局的情况下，他还以为自己修得无漏呢。要不是最后杏仙有那配偶之求与他，促他惊醒，估计他最后肯定是乐滋滋的在执迷中离开这里的木仙庵呢。

唐长老一上来，就喜欢上了人家这里的清幽之所，因此，当四个看上去道貌岸然的老头，潜意识就认定了人家是高尚之辈，所以，当四个老汉排着队对着他用诗来吹大牛，他非但没听出来，还钦羨不已，觉得眼前这四个，应该就是汉时“四皓”。

第六十四回（4）吹牛也要有品

三藏眼见这四位老汉，骨骼清奇，样貌另类，不自觉的内心就断定了，这四位乃是绝世的高手、离世的仙翁、理想中的师父。于是乎马上以弟子自谦，以仙翁供奉这四位：

“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？”

啊，我想知道，四位仙翁抢我来，是看上了我哪个优点哩？知道了，我好自己鼓励鼓励自己。

一听三藏说话这么入耳贴心、给台阶上，松树那木头就立码儿眉花眼笑，很是满足，同样的恭维就即刻回奉了：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

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啊哟，总是听别人说你是多么多么的有道的圣僧，老早老早就想跟你斗斗法了。今天真是老天开眼，让你撞上门来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好的聊聊禅机吧，让我们也见识见识真本事。

既然要斗法，那就一一报上名来，三藏躬身道：“敢问仙翁尊号？”十八公道：“霜姿者号孤直公，绿鬓者号凌空子，虚心者号拂云叟；老拙号曰劲节。”报过名号之后，三藏问起了它们的年龄，尊寿几何。一听问年龄，挠到得意处，四个家伙马上就有精神了，然后就轮番开吹。

柏树说：“我岁今经千岁古，撑天叶茂四时春。香枝郁郁龙蛇状，碎影重重霜雪身。自

幼坚刚能耐老，从今正直喜修真。乌栖凤宿非凡辈，落落森森远俗尘。”长了千年，嗯，厉害。嗯，说了一大堆，实际上才刚刚入门。

有柏树垫底的话，那凌空子桧树，就轻松的笑了。手捻绿髯，口吐香言：“吾年千载做风霜，高干灵枝力自刚。夜静有声如雨滴，秋晴荫影似云张。盘根已得长生诀，受命尤宜不老方。留鹤化龙非俗辈，苍苍爽爽近仙乡。”桧树一样是千年老枝了，可是也就是能让鹤在他这儿呆上一呆，它对自己的期待是有朝一日能“化龙”，化龙之后，可以接近仙乡，也就是仙人们待的地方。

眼见得眼前这两位如此不成气候，竹竿儿踏

踏实实的微笑起来，表示：“岁寒虚度有千秋，老景潇然清更幽。不杂嚣尘终冷淡，饱经霜雪自风流。七贤作侣同谈道，六逸为朋共唱酬。戛玉敲金非琐琐，天然情性与仙游。”竹竿儿这么神气的说的跟仙人一起游玩，实际上，只是“竹林七贤”、“竹溪六逸”，这个七贤和六逸，六个凡人而已，即使在凡人之中，也算不上极品人才。并且，竹林七贤、三对半二愣子，不能算先贤。

既然竹竿儿跟前面两位一样的，沦陷了。剩下最后的老松，豪迈的、毫无压力的站了出来，压轴登场：“我亦千年约有馀，苍然贞秀自如如。堪怜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机。万壑风烟惟我盛，四时洒落让吾疏。盖张翠影留仙客，博弈调琴讲道书。”不过，

不过，说到最后了，老松的至高境界却是：整天围观仙客们的聚会聊天儿！

吹牛的感觉虽然美好，可是没品的人怎么吹，也不会吹出有品的泡泡来。不过呢，这时候，这四位这么明显的瑕疵，三藏没听出来呢，依然浑浑噩噩的称呼它们“四位仙翁”。由于这四位，采用的是芝麻开花步步高吹牛手法，一个比一个劲爆，激动人心，三藏满耳朵听到的是“坚刚、正直、远俗、长生、不老、化龙、风流、贤逸、天然、真秀、自如、博弈调琴”等等美好高雅词藻的堆砌。

然后三藏后面一句无意识的话，戳破了它们

的肥皂泡，三藏说，你们都上千岁了，高年得道，丰采不凡，兄弟我掐指一算，你们应该是汉初的名士“四皓”吧？！四皓，当然是四个凡人中的高人。可是高人毕竟也是凡人。三藏的下意识，把这四位“仙翁”给降格成了凡人。不过，这时候的四木头，也没大反应过来，满足地谦虚道，过奖过奖，我们不是四皓，我们是四操。

然后，四个家伙垂怜的摸摸三藏的头，小家伙，你妙龄几何？于是，真斗法开始了。不过，前面它们四个的诗词里面，还潜藏着其他方面的意味。

第六十四回（5）过招

它们四个的自我表白中，透露出什么潜藏的意味呢？

柏树说，它自己的坚刚耐老、正直远俗，没有家传、不是师承，乃是“自幼”就顺应自己的天性，自然成长。桧树说它自己得到长生诀、不老方，是因为它自己“盘根”、“受命”。同样是依靠自己的天然之性。竹竿呢，也是“自风流”。松树也是，“自如如”，“借”得“造化机”。

作为一棵树木，只要它们盘根、秉性，默默的活着，符合它们作为树木的各自的天性，

自然会符合上天给予的造化之机。符合造化机，很容易的就可以活个千儿八百年。作为人，如果真的符合人类的人伦道德，活个百十岁，也的确不在话下，黄帝内经，不就提到过这个说法么：“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故能形与神俱，而尽终其天年，度百岁乃去。”

至于它们说的远俗尘、近仙乡、与仙游、留仙客讲道书，并不是它们获得长生的根本。至于它们说的修真、傲风霜、长生诀、不老方，也是自以为是的长生手段。因为，通过它们的话，您发现没有，跟所有的妖怪们、地上仙家们一样，没有师父。自学成材是值得赞许的，延年益寿，可以自学，通过自我

维护达致健康的活着、长久的活着。可是修道上，不存在自学成材这么回事儿。

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因天地有机，有造化之生机。这是深山中的老林木头们都已经懂得的事情，聪明尊贵的人类却越来越不相信了。当然，人类自身的筋脉穴位已经都闭塞淤滞，层层的天地的生机中剥落下来。

三藏还没开口，这四位节操君的境界和档次，已经暴露无遗：有些道行、又不得其门，附庸风雅、喜欢自我满足的自我标榜。

然后三藏开口，道出了自己脱本骸、读佛

经、拜师父的修行方式来。节操君们一听，觉得闻所未闻、匪夷所思，马上要求“望以禅法指教一二”。可是等三藏透彻讲完自己的禅法见解后，那节操君竹竿儿便说了一大堆毫无节操的诋毁之话来。

三藏究竟说什么了，让竹竿君必须强力反击？

三藏说：“禅者，静也；法者，度也。静中之度，非悟不成。悟者，洗心涤虑，脱俗离尘是也。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：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至德妙道，渺漠希夷，六根六识，遂可扫除。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无馀无欠，空色包罗，圣凡俱遣。访真了元始钳鎚，悟实了牟尼手段。发挥象

罔，踏碎涅槃。必须：觉中觉了悟中悟，一点灵光全保护；放开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纵横独显露。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关口说谁人度？我本元修大觉禅，有缘有志方记悟。”

参禅么，要依靠入静，对于三藏来说，主要是打坐入定。法么，就是修行人的标杆，度、量、衡，思考和行为的依据，对外事外物的判断标准。入静后，只有通过悟，才能渐渐的揣摩触及到那种标杆。这种标杆、度量衡，对修行人来说，是更高层面上的法、道，那个层面的构造原理、那个世界的构造框架那个世界的脉络。这种触及，非无求而不得，如果不是那种人念俱寂的状态，也体悟不到。如果不是凝神且灵动、也很难触

及。触及了，就是上去了。触及了，就是上下贯穿了。怎么叫悟呢？洗心涤虑，把附着在本我之上的凡尘杂念、各种杂碎念头都清洗掉，就 OK。当然，这个做起来是最难最难的。人类的身体很难获得，一个生灵能获得人身的概率小之又小。获得中土的人身的概率，又是小中之小。获得中土人身并且得入正法门修行的概率，更是极小中的小极。作为极小概率事件，如果能三项全得到，那真是人世间最大的幸运了。

如果这三样前提尽皆具备，然后才能说道。什么是至德妙道，意即什么是你所能得到的最高级的德和所能悟到的最好的道？这种最好的，不像钻石、金子那样是有形的，而是存在于渺漠希夷间。渺，细小已极间；漠，

稀薄似无中；希，人心罕至处；夷，平常难辨内。总之，都是挑战人类感官极限、心智边缘的境界。当然了人类身体的精妙绝伦，是我们人类的自我认识远远不够的。

可是，人类的身体，如果在我们心神运作下，能契合那种状态，便可构造出，触及那种细微奥妙之道的结构，从而，进入那个时空体系。天行者，不一定需要远行，再遥远的天界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，沿阶而上。天行者们，通过内心的枝蔓，行走在天地各界。

可是一开始，谁也走不动，乃是由于，内心的枝蔓、精神的肢体，萎靡不生、虚弱无

力。为甚呢，乃是因为，六根六识，人类的感官感觉中，已充满了垃圾、臭虫、各种污秽肮脏的东西，这些东西，乃是无日不时，飘荡在我们意识和身体中的错念、杂念、肮脏之念。这些东西，需要吸食啃噬你的能量为生，你的精神肢体枝蔓，就是被它们给附体、消灭的了。

所以要，扫荡根识心念，打扫卫生。怎么打扫，手法已经告诉你了。三藏刚刚讲过。三藏讲的“洗心涤虑，脱俗离尘”，不就是这个手法吗？

不是，这个是方向的描述，不是具体的手法。具体的手法是什么？乃是这个“沙漠希夷”。这个手法，正好对应上三藏口头的话

“静”。静是一种状态，对于凡俗人来说、初步入门的人来说，同样是一种手法。可是，对于三藏这种路途中的修行人，就不是了。

“渺漠希夷”，正是三藏所说的“静中之度”，金标准。

哎！不说那么玄乎，因为，说起来，会让文字读起来，严重挑战人的心神凝聚力、导致思维窒息。后果很严重。

不过，三藏还说了另一种手法“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无馀无欠，空色包罗，圣凡俱遣。”定中的标杆、度。有了标杆，就不会在静修中，被思绪杂念的惊涛骇浪所吞噬迷失。“访真了元始钳鎚，悟实了牟尼手

段。”三藏拿打铁做比喻，妙得很，您自己感受一下。“悟实”这俩字更是妙得很。道理，要悟到了有形状的地步。“觉中觉了悟中悟”，迭代递进的方法，周而复始的沿阶而上。“一点灵光全保护”，守护根本的自我，万不可迷失在各种玄妙中。“放开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纵横独显露。”真我的光焰摇曳蔓延，那是你的枝蔓筋脉。纵横各界，十方之间，无不清晰可辨的你。

“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关口说谁人度？”这么幽微的境界，到了这里，不再前进，转而开始守固，因为，已成玄关。玄关，修行者人人都在谈论，可是，又有谁走到了这个境界、度过了这一关隘？“我本元修大觉禅，有缘有志方记悟。”因为我是来自这一法门

之上界，被安排走这一场、也立下志愿走这一趟，因此才想起来，这些旧日的路途。

四个家伙一直在支着耳朵认真的听呢，当然是听得闻所未闻、心花怒放。折服之下，一个个稽首皈依，躬身拜谢道：“圣僧乃禅机之悟本也！”

瞧，它们四位这是听懂了，您肯定会这么想。实际上，这四个家伙，什么也没听懂！

第六十四回（6）一隙

等作揖之后直起来腰板板，这节节空空，又节节不通的竹竿儿君，就开始说起来惊世骇俗的话，要跟玄奘对垒的架势：“禅虽静，法虽度，须要性定心诚。纵为大觉真仙，终坐无生之道。我等之玄，又大不同也。”感情是，三藏讲了具体的如何定性、如何诚心，传播到竹竿儿君的耳朵里，什么都没听见。按照人家三藏师父的方法，都修得玄关了，竹竿儿君还认为，那终究还是轮回之内的东西，不能永生。什么叫井蛙不可与语天？这就是了。以它这么低下的修为和智

商，还打算要说个怪话、博个眼球、卖个玄虚，洗脑转化三藏哩。实在是，没有自知之明的呆瓜，也不相信自己是块豆腐渣的渣渣。

果然，三藏一听到与众不同，就上钩了，好奇的咬饵“道乃非常，体用合一，如何不同？”眼看三藏真的要用真货换赝品、一副呆萌呆萌的样子，那节节不通竹竿儿君就开始猛吹：“我等生来坚实，体用比尔不同。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笑做风霜，消磨日月。一叶不雕，千枝节操。似这话不叩冲虚。你执持梵语。道也者，本安中国，反来求证西方。空费了草鞋，不知寻个甚么？石狮子剜了心肝，野狐涎灌彻骨髓。忘本参禅，妄求佛果，都似我荆棘岭葛藤谜

语，萝菥浑言。此般君子，怎生接引？这等规模，如何印授？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，静中自有生涯。没底竹篮汲水，无根铁树生花。灵宝峰头牢着脚，归来雅会上龙华。”

研究竹竿儿君的牛皮之前，咱们先研究研究，这么有修为的三藏，怎么就轻易的上钩了？

三藏师父被掳到这里，睁开眼睛仔细观摩的第一幅景象是什么？是“漠漠烟云去所，清清仙境人家。正好洁身修炼，堪宜种竹栽花。每见翠岩来鹤，时闻青沼鸣蛙。更赛天台丹灶，仍期华岳明霞。说甚耕云钓月，此间隐逸堪夸。坐久幽怀如海，朦胧月上窗

纱。”

他一看这里是烟雾缭绕、风景优美。就主动鉴定这里是“仙境人家”先。为何？因为符合他心目中的“仙境”的模样呀。而且，他认为这里是修行的好地方“正好洁身修炼”，为何？那还不很显然的，他潜意识里，的确希望有这么个地方来修行。啊，就不用辛苦跑路、不用整天在妖怪窝里挣扎。是啊，这么好的地方，简直就是神仙呆的地方了“更赛天台丹灶，仍期华岳明霞。”内心想图个清静、静修正是他希望的，不想再吃苦的念头，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。并且，他还感觉，神仙的地方都不如这里好玩“说甚耕云钓月，此间隐逸堪夸。”瞧，三

藏这时候，对于“隐逸”人士的日子，是多么的向往。正是因为他神往想象中的“隐逸”，才会不自觉的把四个呆木头，当作了历史上的隐逸先贤，秦末汉初的“商山四皓”。

三藏把自己自觉对号入座、把对方自觉对号入座，自己给自己下个套之后，任凭那四根木头，吟诗自诩中明明白白的交待出自己是各种木杆儿，他亦浑然不觉。三藏听他们挨个自伐的当儿，以为他们四个是拿各种树木自喻自己的高贵品格，没察觉眼前这四个真的是木头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古代文人喜用各种树木花草呀、山石河流呀来做比喻，风雅颂赋比兴之法么。比者，比方于

物。兴者,托事于物。对于眼不可见的,用可见的内构相似的事物来指代,本来是为了方便理解,一种方便的手段。只是后世,文人墨客中,竟然有呆子,真的沉迷于各种草木,舍本逐末、买椟还珠、弃肉留皮。到得清代,某些人甚至到了快要变态的地步,被草木朱石之精所拘役,可悲。

那么,再研究拂云叟的话,如何唬得那圣僧哥哥、真心的给跪了。

竹竿儿君的话,是顺杆儿爬,顺着三藏的话、贴身而进,短刀利刃、乘隙而刺。

第六十四回（上）完